

2024年5月 24日 星期五 甲辰年四月十七

镇江周刊 ZHENJIANGDAILY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出版



Tel:0511-85010056 本报网址: http://www.jsw.com.cn

第 649 期

茅姓是史书记载较早的镇江姓氏之一,在今镇江市域居住、生活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,迄今已超过2000年。大约在西汉景帝时,咸阳人茅盈、茅固、茅衷三兄弟来句容句曲山修道,后人称三茅真君,句曲山又称茅山,茅氏三兄弟被尊为道教茅山派创教祖师。据统计,全市大约有25000人姓茅,在镇江常住人口中不到千分之一,意味着我们身边平均每1000多个

人中才有一人姓茅。虽然茅姓在镇江算不上大姓,但在市区却并不少见,明清时期,镇江城内生活着两个茅氏家族,一为京口茅氏,聚居在南门大街草巷,又称草巷茅氏;一为润州茅氏,聚居在府城西门外上河边,又称上河边茅氏。两支茅氏一东一西,名人辈出,交替兴盛,交相辉映,为镇江地域文化繁荣、慈善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。

辉煌古城的两大镇江茅氏家族

邱隆洪

京口茅氏:人文昌盛数百年



京口草巷茅氏宗谱

京口茅氏定居镇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,国人、清嘉庆六年进士何佳政称之为丹徒最古老的望族,迄今已将近900年。据《京口草巷茅氏宗谱》(民国六年茅乃裕等纂修)记载,这支茅氏原居汴京(今河南开封),始迁祖茅康,又名楷,金兵南侵,宋室南渡时择居丹徒(今镇江)。茅康生三子:茅洵、茅志、茅评,其中茅志一支后迁杭州,茅评一支无嗣,后京口茅氏实为茅洵一支后裔。京口茅氏自第六代茅登起开始在镇江姓氏家族中享有盛名。茅登,宋理宗绍定五年(1232)进士,仕至通判,茅登次子茅湘,字清叔,慷慨有大志,在南宋末年追随陆秀夫抗元,担任南宋流亡小朝廷兵部侍郎,并在崖山之战中像陆秀夫一样蹈海殉国,事迹载于镇江府志及各种古代典籍中,崇祀府县乡贤祠。茅登之侄茅安于南宋末年考取举人,其子茅廷瑞入元后隐居故里,读书教子,自号耕隐老人,为乡人所重。

(1619)进士,授南京刑部主事,升郎中,封奉政大夫。18世茅濂(大房茅鉴子)则是位有名的歌曲作家。茅濂,字平仲,或作平甫,自号“日损居士”,少恃才任侠不拘,与郭佐卿唱和,酒人剑客喜与之交,曾出任抗倭名将戚继光幕僚,性嗜学,尤工古文、诗歌,辑有《韵谱本义》存世。

入清以后,京口茅氏科举仕宦成就远不及明代,整个清代没有一人考中进士,直到晚清才有27世茅鹿鸣、28世茅父子、28世茅谦等考中举人。不过,京口茅氏在诗、文、书画等方面的成就可圈可点,有多人在府县志中有传记载。24世茅实,字虚若,号籍根,工书画;25世茅奎光,字星繁,号桐井,实子,乾隆乙酉(1765)拔贡,怀远教谕,工大小楷;26世茅休庆,字容甫,号荣圃,奎光次子,廪生,书法颜柳,秀劲为世重;27世茅鹿鸣,谱名继远,字雅初,同治甲子举人,善临古帖,行、草、楷法,皆古洁无俗韵。另外,京口茅氏有数人因治绩在府县志中有传记载,23世茅国祚,拔贡生,初任湖广武陵县丞,升泸溪知县,清正廉明;26世茅崧林(谱名昌林)任河南鹿邑知县,咸丰四年守城殉难,追赠知府,入祀昭忠祠及鹿邑名宦祠,其子茅恒春(谱名煜远),任河南新野知县,也在任上守城殉难。

至晚清及民国,京口茅氏因茅谦及其子孙茅以升的杰出成就再度为世人所瞩目。茅谦,谱名戊年,字子贞,号肺山,光绪二十二年(1896)举人,选授高淳县学训导,后游幕湖南、安徽等地,在南京主持师范学校,颇多建树;创办《南洋官报》,担任主笔,在清末民初影响很大,发行全国各个省份。茅谦还是我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水利专家,曾对三湘、安徽水利进行考察研究,著有《论湘皖水利》,并远游河北、河南等地作水利考察,著有《水利论》一书,另有《肺山文集》《肺山诗存》。茅以升,字唐臣,1916年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,先后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桥梁专业硕士学位、美国加里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,回国后历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、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校长、东南大学教授兼工科主任、河海工科大学校长、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、北洋工学院院长、江苏省水利局局长、钱塘江桥工处处长、北洋大学校长等职,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——钱塘江大桥,被誉为“中国现代桥梁之父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、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,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,欧美同学会会长,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、名誉主席,中国科协副主席、名誉主席,全国政协副主席,全国人大常委会。



茅谦《肺山诗存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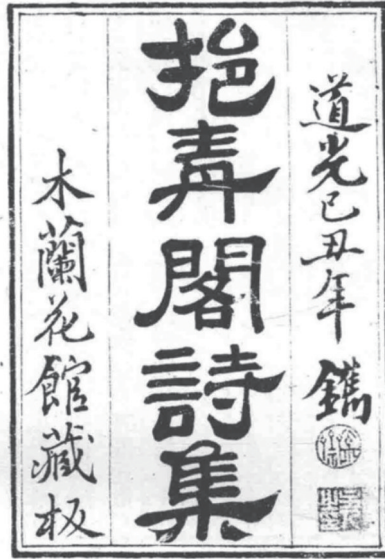
润州茅氏:从武将之后到科举世家

跟京口茅氏相比,润州茅氏迁居镇江的历史要晚得多,这支茅氏先世为安徽定远人,元末,茅成(字安民)跟随朱元璋征战,屡著战功,元至正丙午(1366),在攻打张士诚占据的苏州时阵亡,追封东海郡公,明洪武元年(1368),赐铁券,子孙世袭指挥使;茅成弟茅允(字端明),同样跟随朱元璋征战,也立有战功,后在增援漳州(今山西晋城)的途中遇元兵袭击阵亡,追封都指挥使、武略将军,子孙世袭。茅允子茅彝,字绍叙,由河南汝宁卫指挥使,袭袭镇江卫右所千户。

润州茅氏实际上属于跟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淮西勋贵集团,这支茅氏尊茅成、茅允先世茅德(字克明,一字纯懿)为始祖,而以茅彝为始祖,彝子翼、翼子清、清子璟、璟侄继宗、继宗子金、金子邦宁、邦宁子世爵、世爵侄起乾、起乾侄霞,俱袭镇江卫右所千户。明清鼎革,这支茅氏失去世袭卫所职官待遇,族人或习儒,攻读诗书,或习贾治生。

至十四世茅华,字天沐,号漪原,经商致富,性好施与,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,乾隆二十一年(1756),镇江遭遇饥荒,茅华率长子茅永澍及府中善士捐巨资,设粥厂,制章程,妥善助赈,救活了数万人的生命,同时开创了清代镇江设厂赈灾的先河,为后来人所效仿。茅华对郡中其他义举,也不遗余力参与,因捐资太多,晚年家道因此中落,背负起了债务,茅华不改其志,宁愿变卖房产,出售珍玩,也要还清因从事公益欠下的债务。茅华虽是商人,但是很爱读书,修有别墅“有香草堂”,经常在这里宴请四方名士及里中能诗者,开展诗文酬唱,切磋学问,其子孙也因此耳濡目染,无形中受到一定的影响。

得益于茅华的涵养之功,自16世起,润州茅氏在科举中屡有收获,先是茅华之孙茅元铭、茅元铭兄弟分别考中进士、举人,接着,茅元铭之子茅润之考中进士,茅元铭另一子茅枝、茅元铭之孙茅本泉,玄孙茅锡恩考中举人,另有茅元铭侄孙茅本原、茅本钟、茅同晋、茅本金等考中举人,这个出身武将的家族彻底实现了华丽转身,成为镇江颇为耀眼的科举世家,原本因京口茅氏文名衰落一度黯淡的茅氏人文之光也再次高亮起来,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数茅元铭。茅元铭,字耕亭,号栗园,乾隆三十五年(1770)举人,三十七年(1772)进士,二甲第六名,始授翰林院编修,升侍读,入值上书



茅润之《抱弄阁诗集》

房。先后督学浙江、广东,任浙江乡试副主考、广东乡试正主考。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、河南学政、广东学政。

润州茅氏不仅在科举上取得不俗成就,在诗、文、书画、书法等方面同样表现亮眼,茅元铭不仅官做得大,学问也很好,知识渊博,精通诗赋,曾掌教扬州梅花书院,著有《栗园诗钞》《耕亭诗钞》《蒲芬斋诗钞》,可惜均已散佚。《京江耆旧集》存其诗9首,其书法亦工,所临《三希堂法帖》,馆阁名流无不叹服。茅元铭弟茅元翰、子茅润之、女茅桂芬,侄孙茅国安等均有诗集记载或传世。茅元翰,字翔衢,号三峰,乾隆五十三年(1788)举人,授翰林院待诏,工诗,兼通声曲,尤工联语,性好博览诸书,家多藏书,独居于书楼侧,经常翻阅其中,又好游览,访求古书,著有《有香草堂诗集》;茅润之,字松坪,嘉庆五年(1800)中举(榜名茅栋),仕教谕,继登嘉庆十三年戊辰科(1808)进士,授内阁中书,后告归,著有《抱弄阁诗集》;茅桂芬,字蕊仙,吴士坦妻,博雅能诗,著有《卧云馆诗草》,已佚。《京江耆旧集》存其诗5首;茅国安,字少如,号东亭,拔贡生,工吟咏,授徒谋食,游其门者多所成就,著《东亭诗草》。茅元铭堂弟茅桐,字伯纯,廪贡生,工书,善画竹石,苍秀古逸,自成一家,丹徒县志有传。

特稿

有香草堂詩集卷一 丹徒茅元銘三峯著 余將如張農農劉耕堂畢汝山左善堂為余作 餞賦此留別 我有西行出饒感諸老執手上海梁風寒水森森 言碎碎於蟲網絮不能了有言途路難兩雪晴未好有言 節令催梅萼探須早戒我勿飲飲腸枯酒囊小勸我勿 苦吟吟蕊心花少出口盡金石入懷重珍寶我今年六 十燭燭餐未飽久知山水緣清福須自造薄霧拂我目 有香草堂詩集卷一 望遠幸未砂玉山重我身險不致倒及今與物游 此春濤得聞身不抽母乃壽同天諸君海鶴安清健 請各保小別不足惜夢寐休休擾擾期期夢夢歡聚事 非香剪燭話西湖一為君道 舟抵無錫 春雪飄飄點點風寒得晚晴山從今日見水到此間清 酒泥封重陶烟墨彩橫為燈如斗柄指我東行 晉門懷古 壇坊功成賜履歸夷浮去夜猶呼三年虎口終生越

茅元銘《有香草堂诗集》

文旅野蛮生长时代终结的信号

□ 华翔

一般而言,任何一个产业,都避不了诞生、成长、成熟、衰退的规律,这是产业生命周期。诞生期,是新产业新业态的创新高峰期。作为新生事物,往往一开始便以爆发式的速度发展。风起了,随之便是跟风、重复、扎堆,然后问题逐步显露,粗放、无序、内卷,这正是新兴产业的野蛮生长时代。成长的过程,恰是由乱而治,过程或许惨烈,是通过产能过剩、市场恶性竞争,一次次外部市场筛选,一层层内部产业质变,终告别野蛮生长,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。

进入5月,关于文旅产业的好消息、坏消息不少。新兴产业在催生新希望的同时,也面临新的纠结。综合在一起,却是释放出信号——产业发展的野蛮生长时代即将终结。

好消息,首先无疑是“五一”假期的文旅数据。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,2024年“五一”假期,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.95亿人次,同比增长7.6%,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28.2%。“各地景区人挤人”“感觉每个城市来了一亿人”等话题在社交网络上走红,全国各地的旅游消费盛况可见一斑。特别是县域旅游为“假日经济”带来新增量,多地接待游客及旅游收入均创下历史新高,为国民经济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。还有政策加持,在文化和旅游部牵头下,今年“5·19中国旅游日”系列活动,全国各地推出七大类、6300余项惠民措施,发放总额1亿多元的消费券。

坏消息也不少。譬如近期,A股文旅上市公司一季度财报出炉,41家A股文旅上市公司中,46.3%的公司营收同比下滑,43.9%的公司出现净亏损。文旅上市公司作为文旅企业中的佼佼者,经营能力和资源优质程度都高于普通的文旅企业,尚且如此高比例的营收下滑和亏损,说明了一季度文旅市场消费情况的疲软。并且,现实中已然出现了国资文旅集团首个破产案例——2月21日,洛阳市孟津国资文旅集团被法院裁定破产。此外,媒体曝光,一些地方一批古城小镇、主题乐园等文旅项目,铺摊子造成烂摊子,“大手笔”立项,“半拉子”收尾,造成巨大资源浪费。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,因互联网传播而迅速走红,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媒体关注的网红城市,其热度似乎越来越不易持久,“花期”逐渐缩短。

这些消息读下来,我们的脑海里是不是立刻就有关了关于“跟风、重复、扎堆”和“粗放、无序、内卷”的解释说明。更生动的案例,早期的文旅局长们的“花式内卷”是,近期的从淄博烧烤到哈尔滨冰雪游再到天水麻辣烫亦是,一开始的尚是业态创新,后来的无疑是跟风内卷。开封万岁山景区的“王婆说媒”、菏泽南站的郭有才,特别是后续故事,更是野蛮生长的典型代表。

并不是说野蛮生长不好,事实上,越是能野蛮生长,越是证明其生命力旺盛。对新事物,我们更需要给予肆意生长的空间和自由竞争的环境,才能验证其是否真的“新兴”,也才能让那些真正能够代表方向和趋势的新生幼苗充分生长,脱颖而出。

但时间已然够长了,从文旅地产爆发的2012-2014年算起,已达十年之久;产能也开始过剩了,去年7月,公众号“秦朔朋友圈”即有文章《警惕文旅产能过剩》,前述的那些坏消息亦是证明。还有政策面消息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《关于坚决纠正部分地方基层搞“新形象工程”问题的工作提示》中,8类典型的“新形象工程”,有2类直指“文旅”:一个是为追求短期拉动效益、表面风光,盲目上马大型景观项目,脱实就虚大肆举债建旅游区、“借新债还旧债”维持日常运行,资金投入、运营服务等跟不上导致倒闭或烂尾;另一个是豪华“办节”,片面追求“人气”,不计成本跟风大办音乐节、以城市命名的论坛、旅发大会等,为场地建设、乐队出场支付高额费用。

越是关键时候,我们越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。新华社报道,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。习近平强调,新时代新征程,旅游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。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,坚持守正创新、提质增效、融合发展,统筹政府与市场、供给与需求、保护与开发、国内与国际、发展与安全,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,加快建设旅游强国,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、促进经济发展、构筑精神家园,展示中国形象、增进文明互鉴。对比习近平总书记前几年数次涉及旅游工作的讲话和指示,我们赫然发现,前几次,更多是讲方向、说定位、谈作用,而这一次,则是清晰地揭示了怎么做。这是最重磅的信号,提醒我们,以新兴产业姿态重生的文旅产业,已然从诞生期向成长期转变。

在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里,我们该干的活儿,是完全不一样的!



扫描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

镇江 品读

责编 谢勇 视觉 谢勇 校对 朱峰璐

镇江海关的设立

→10版

登圖山記

→11版

那片稻秧田, 难以抹去的乡愁

→12版



导读 DAODU